

台儿庄战场遗址巡礼

赵廷庆

为协助枣庄市台儿庄区筹办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我顺便考察了抗日战争中声闻遐迩的台儿庄战役的部分战场。

1937年12月27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轻弃济南,继又经鲁西南向河南方向逃跑,致使日军很快侵占津浦路北段沿线城市和要点,泰安、曲阜、兗州、邹县迅即失陷。这样,滕县城就成了第五战区徐州以北前沿城市。滕县保卫战与临沂阻击战构成了台儿庄战役的光辉序幕。

邹县南境的两下店一带为丘陵地区。1938年1月中旬,邓锡侯、孙震所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第一二五师一部曾3次袭击两下店,给日军以重创。滕县北境的界河一带,是滕县外围战的第一线。在界河及其东北和东南的普阳山、香城、龙山以及西北和西面的石墙、深井、池头集一线,川军一二五师、一二七师、一二四师曾于3月12日至16日进行过顽强战斗,普阳山、龙山两处各约一团守军全部殉国。

行抵界河与滕县(今滕州市)之间,距滕城7.5公里有个北沙河村。1938年3月15日,日军矶谷师团一部在该村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我们访问了86岁的邱增贵等一些老年村民,看了部分惨案遗址。原来日军发现该村西北有川军挖的坦克阻断壕,西南方的铁路桥被炸,铁轨被拆除,就迁怒于该村,向手无寸铁的村民们发泄其疯狂。在村北约50米处,有一个30米长、10米余

宽、2米深的旱坑，坑北段有3个防空兼冬天取暖用的地洞。日军发现洞内有人，即将他们赶出来，用刺刀、步枪和机枪杀害20余人。相距不远的一个水湾里，日军惨杀王延标一家6口，其母被污辱后又被刺刀破腹而死，70多岁的祖母被打死后推入水中，12岁的哥哥被刺刀洞穿，扒在母亲怀里不满月的妹妹被日军摔死在地上，剩下的兄妹三人也被扔进水湾。日军在这个水湾先后杀死19人。王延标因为被扔到尸体堆上故未被淹死，侥幸活了下来。全村被杀害的有50多户83人，11户被杀绝。一条街道被纵火烧光。幸存的人们也因日军的烧枪破坏，失去房屋衣食和生产工具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要饭逃荒。

离北沙河十几分钟后，我们到达滕州城。为纪念滕县保卫战壮烈捐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爱国官兵，滕州市政府在城东古老的龙泉塔旁边修建了“滕县保卫战抗日纪念亭”，亭内矗立着壮烈殉国的王铭章将军纪念碑。1938年3月16日上午，日军矶谷师团开始进攻滕县城。敌机狂轰滥炸，全城一片废墟。一二二师师长率部英勇顽强抗敌，浴血奋战，但终因敌强我弱，至17日日军破城，守军除200余名官兵突围外，王铭章将军以下3000余人全部牺牲，践行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日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淫掠，未逃出城的居民有720余人惨遭杀害；兽兵们见到妇女先淫后杀，仅毛家花园地窖口外一次就有9名妇女被污辱杀害。第二十二集团军坚守滕云及其外围阵地，为战区调动部署兵力，在台儿庄地区聚歼敌人赢得了战机。正如李宗仁所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滕县保卫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与庞炳勋第四十军也在临沂地区顽强阻击日军另一支精锐部队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3月14日至20日、24日至31日两次消灭日军3000余人，迫使残敌仓惶溃逃。临沂大捷有效地阻滞了日军第五、第十两师团会合的计划，为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和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台枣地区歼敌，造成了重要条件。可惜我们这一次是从津浦

线正面一路进行考察,对东线的临沂战场遗址来不及前往凭吊了。

二

自滕州市东南行40余公里即进入台儿庄战役的重心地带台(儿庄)枣(庄)地区。过枣庄市市中区(原枣庄)不远到达峄城区(原峄县),这是日军南犯台儿庄的出发地。矶谷师团濑谷(启)支队继攻陷滕县、临城后,又南侵韩庄,东犯峄县。19日峄县失陷。22日,矶谷师团步兵第十联队改为沂州支队,策应东北方向临沂的坂本支队,其第六十三联队则负责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

第五战区察知津浦路北面的矶谷师团孤军冒进,因而决定抓住战机,将此敌聚歼于微山湖以东、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台儿庄运河之间的地区。其部署,除以第五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集团军等部在外围担任阻击、游击等任务外,主要是以善于防守著称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一带抗击敌人,而以装备较为精良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与孙集团军一起围歼这支孤立突出之敌。3月22日,孙集团军池峰城三十一师在台儿庄一线展开,23日派出小部队北上诱敌。同日,日军第六十三联队组成的台儿庄派遣队,从峄县城沿枣庄至赵墩铁路支线,向台儿庄进犯。枣赵支线已于抗战胜利后拆除,现在的枣徐(州)公路枣台段大体上是在原铁路支线东侧修筑的,沿途尚可隐约看到西侧枣赵支线的残余路基。自峄城向东南行抵康庄、赵庄一带,这里发生了台儿庄地区的第一次战斗。3月23日上午,三十一师骑兵团在这一带与日军先头部队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沿路经过的距台儿庄15公里的泥沟、10公里的北洛也分别于当天下午2时和6时被日军占领。

台儿庄现在是枣庄市的一个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运河改经台儿庄南下,次年在此建闸设官,专司漕运,台儿庄由此发展为鲁南、苏北毗邻地区著名的大镇。清代在此修圩筑寨,扩建衙署,驻扎重兵,管理漕运。该地“枕河跨湖,南连铜(山)邳(县),

北接兰(陵)郯(城)”,成为鲁南苏鲁边境的重要商品集散地。由此可以南下苏杭,北上京畿,“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遂为国家要害云”。^① 后来虽然漕运改为海路,但 1911 年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修通了枣庄至台儿庄运河的运煤铁路(1935 年延至陇海铁路上的赵墩站)之后,这里又成为重要的煤炭中转地。到抗战爆发前,台儿庄有 3000 多户,近 2 万人口,数万间房屋,素有“天下第一庄”之称。此处商业繁盛,南部濒河的几条街道,店铺鳞次栉比。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这里和平宁静的生活。日军进攻前,庄内居民已大部逃离。

台儿庄军事地理位置相当紧要,向为兵家必争。连接津浦、陇海两条大动脉的临(城)赵(墩)支线和京杭大运河以及高(密)徐(州)公路、台(儿庄)潍(县)公路在此交会。它西南距徐州 60 余公里,既是徐州的屏障,又是鲁南的门户,为鲁苏边兼具经济和军事意义的重镇。日本帝国主义早就觊觎这一地区。1918 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派特务对这一带作了详尽调查,并整理撰写成名为《台儿庄事情》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把台儿庄的位置、历史沿革、地形、地貌、气候、物产、商业、工业、金融、农业、物价、市街状况乃至文化教育、宗教信仰、风俗人情、医疗卫生状况等等,都记述得十分具体,可谓备极详赡,为日后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掠夺作了准备。1938 年春日军夺占峄县、台儿庄有两个目的:直接目的是确保枣庄附近的煤矿,配合第五师团作战;再一个目的是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徐州。狂妄的矶谷师团自诩“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原以为拿下台儿庄不过旅次之事,殊不料死拼苦熬近半个月,结果落得丢下数千具尸体,残部溃逃峄枣山区待援。

台儿庄虽然不是县治,但却大体具备县城的规制,远非一般的大村镇所可埒拟。清代在此设有县丞署、参将署、总兵行署、守备署、闸官署等衙门,筑有比较高厚的城墙。虽然由于战乱,时圮时

^① 见《峄县志·文艺志》,卷二十三,清光绪三十年峄县义塾刊。

修,但到台儿庄大战时,仍然保存完好。当年城墙系砖砌,东西相去约1.5公里,南北略短于东西,大致呈一不很规则的刀把形(东宽西窄)。城墙除沿运河的一段外,都有护城壕,宽3丈,深6尺,开壕挖出的土内翻形成城墙的台基。城墙筑在台基的外侧壕沿处,故城墙外侧高于内侧。从外侧看高4米多,上部为垛口,垛口内倒凹部高度约当常人胸颈之间,既便于自身隐蔽,又便于向城外瞭望、监视敌情和射击。土台的墙内部分有近3米宽,可以通行旧式大车,战时便于运动部队。南、北城门各有两道。位于东北部者名为“中正门”,习称大北门;正北略偏西者曰“承恩湛露”,即小北门;南面城墙东部不濒运河的一段中部,有一门曰“惠迪吉”,是为大南门;偏西一门曰“迎祥”,即小南门。临河的一段建有十几座石砌的小码头,亦称水门。东、西各一门,东曰“仰生”,西曰“台城旧署”(“署”或作“誌”)。战役期间,除留西门作通道外其余各门都被堵死。每隔一段筑有碉楼。城内有19条街道和连接城门的大车路。城内外庙宇较多,战斗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枣赵铁路在台儿庄有两处车站,运河北岸者为北站,距庄约3华里,河南岸者为南站,距庄约4华里。

三

我们在一位退休职工李师傅引领下,进行了一次徒步环城考察。首先从战斗最激烈的城西北角开始。城墙虽早已拆除,但仍可大致看出城基的轮廓及城外残存的半淤浅壕。西北角一带是敌人攻击的重点之一,也是著名的57勇士杀敌建功之地。1938年3月28日城角墙体被敌炮摧毁3丈多宽,我军伤亡营长王祖献等500余人,日军侵入100余名,其后续部队陆续涌入,形势危殆。29日,第三十一师师长康法如亲自督率一个团抗击,因武器差、火力弱,仍未能全歼该敌。30日,前来增援的黄樵松第二十七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仅剩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亦称奋勇队),在副营长时

尚彬、连长王范堂的带领下,穿戴日军军服钢盔,乘夜潜入城角,突然猛攻,将侵入之敌大部歼灭。此后又经多次争夺,至4月2日消灭残敌,夺回西北城角。4月3日下午,敌机对台儿庄狂轰滥炸,守军击中其一架,迫降在台儿庄西北城角外三里庄村(现已与城区连接),被我军连夜焚毁。这是台儿庄战役中首次用轻武器击落日机。

从西北角沿原城基东行约七八百米,即到小北门。这一带是日军最初向台儿庄发动进攻的地方。3月24日下午,敌炮将这里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接着突入步兵200余人,旋被我三十一师一八六团消灭,团长王震负重伤,三十一师师附(?)王冠五入城代理团长(30日代理九十一旅旅长,此后成为城内守军的主要指挥者)。在整个台儿庄守卫战中,这一带始终是战斗激烈地区,城墙破而复堵、城门失而复得者多次。小北门内东侧数十米处有一座东岳庙(习称泰山庙、大庙,原址现为回民小学),25日后此庙及附近的碉楼成为侵入日军向庄内扩展的重要据点,3月27、28日,4月4日等几次战斗逐屋争夺,尤为激烈。大庙在激战中被毁,现在残存有用数百斤重的碌碡砌成的北墙石基。3月27日,我军战防炮在小北门与城西北角一带外围大显神威,一举击毁日军坦克6辆。

小北门东行约100米处开始折向东北,继又折转东南,约四五百米,到达大北门即中正门。在这里所看到的雄踞的城门和数十米城墙,是80年代中期大体依照原貌修复的。大北门往东约100米即是东北城角,这一带也是激战的重点,自3月25日起迭遭敌炮轰击。27日东北角被日军攻占,31日大北门被轰塌30余米,冲入500余名敌人。日军随之发起向东北、西北两城角进攻,守军各部建制被打乱,双方在大半个庄内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巷战。临时挖开的沟壕纵横交织,守军用食盐包、粮包、花生米包等堆筑的街垒星罗棋布,残存的房屋被掏通,每争夺一幢房屋甚至一堵墙壁,都要付出十几乃至几十人的生命,“尸山血河”,洵非虚语。战后人们看到不少地方仅手榴弹的木柄碎片即达三四寸厚。

大北门西南行约百米处,当年战斗惨烈程度不亚于泰山庙的

北清真寺,保留的台儿庄战斗遗迹最为集中。一进寺门就可看到两侧墙壁上的累累弹痕,弹痕最多的是寺内东南角的水房和北殿。水房是伊斯兰教民沐浴的地方,55年的风雨剥蚀,仍然未能消磨它那创巨且深的伤痕;可惜为了加固,弹痕最集中的东部墙体已被水泥复盖。北殿墙面弹痕也很明显,左侧更为密集,左下角的一块95×75×15(公分)的墙面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拆运北京,作为展览之用。坐西朝东的大殿当时毁于战火,现在看到的大殿是近年在殿址缩小重修的。当时寺院内有4株参天古柏,战后仅存株半(其中一株被炮火摧毁树冠,战后重发),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现在依然苍翠挺拔,傲然屹立在通道两旁。

东北角以南约近千米处是大战时的老东门(战后在原门以北数百米处重修东门,是为新东门),原址今已为一所中学所占。1938年3月底,台儿庄东半部被日军侵占。4月1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悬赏5000元,令第二十七师选拔奋勇队爬墙杀敌。二十七师奋勇队200余人另加一个营于2日凌晨1时,一举夺回东北角,并先后攻占东门、南门,与西半部的三十师守军取得了联系。但3日日军全线反攻,并施放毒气,守军伤亡綦重,全城被敌侵占四分之三,形势非常危险。前来增援的第三十师吴明林团经一夜战斗,幸存官兵只剩十几个人。2、3两日城外各村落的战斗也极其惨烈。台儿庄北面的潘坠(蟠龙柱)、雷草燐、燕子井、石佛寺一带守军与阵地共为灰烬,与台儿庄相邻的园上、孟庄等地也烟尘蔽空,血肉横飞,遗尸遍地。彭村守军营长王景山赤膊督战,肉搏中他挥刀连斩12名日兵,最后中弹牺牲。敌人恨之入骨,竟将这位营长尸体乱刀肢解泄恨。园上之焦营、孟庄之田营、涛沟桥之王营等地守军也都全部捐躯。敌濑谷支队第十联队的战斗详极记述了第二十七师守军的“战斗精神”和“决死勇战气概”:“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迭相枕,力战而

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① 城内外守军密切配合，硬是顶住了日军的攻势，为最后围歼濑谷支队赢得了时间。

大、小南门相距不远，名曰南门，实际上是在城的东南部。这一带战事在后期比较激烈，但总的说比北半城要缓和得多。大南门西北约百米处有一座新关帝庙，一度充作守军的指挥部。由小南门往北，然后折而向西，这段城墙蜿蜒曲折，沿河因势而筑，城基、残墙尚可辨认。

沿顺河街北行至越河街、丁字街一带，这里是城的中、南部，保存了一些旧房的墙壁和门窗。在丁字街路东的德和祥、中和堂两家老药店的两幢楼房的墙壁，特别是两楼相对的一面（楼间距约3米），残留着不少弹痕，是两军在楼内对射造成的。越河楼一户居民家的木质大门上仍留有一个被炮弹皮崩成边长约4厘米的三角形弹痕，另有一个深约2厘米的弹孔。据住在这一带的老年人说：丁字街东面双巷的墙壁，直到1938年10月还能看到台儿庄血战中被炸飞而干结到墙上的一块块巴掌大的人肉。战斗之残酷可以概见。

我们沿着原城墙走向绕行，来到距西北城角约三四百米的西门。这是城内外守军联系的唯一通道。西门外在前方不远处，当时用旧木船和木板搭起了一座临时军用浮桥，重伤员和城外向城内增援的部队都由此进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下令拆除这座浮桥，向官兵昭告：誓以必死之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台儿庄大捷后，后方前来参观的人们在西门一眼可以望见其他任何一处城门的郊外，可见城内数万间房屋已所存无几。

出西门约3华里即是铁路北站，过运河即为南站。池峰城师部设在南站桥下。1938年3月28日，全国文化艺术界和新闻界代表团到战地慰问考察，池峰城引领大家登上南站三楼，正在瞭望，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前面数十米处。池说：“敌人发现我们了。”他立即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37页。

带众人下楼，甫抵二楼，三楼已被轰坍，刚到一楼，二楼又中敌炮。南站虽遭破坏，但人员无一伤亡，池峰城一时被作家、记者们誉为神将军。北站是与台儿庄互为依托的要点，故战斗较诸南站更为激烈。铁路和站房自然早不存在，但北站楼房基础及地下室遗迹犹存。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李宗仁将军曾在北站站牌旁留影纪念，作为台儿庄大捷的一个象征，这帧照片流传十分广泛。现在新立的“台儿庄”站牌是摄制影片《血战台儿庄》时在原处复制的。

四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获得胜利，仅在台、枣地区就歼敌 7000 余人，连同滕县、临沂两役共消灭日军 1 万多人。通过照片、纪录片等历史资料，我们看到在台儿庄北部、东部以及刘家湖、邵庄、三里庄等村当年都有大量的日军尸体堆、焚尸场和大小不等的坟墓，城西北角、北门、东门等处尤多。东门附近的文昌阁院内有日军坟墓数十个，有些还插着墓标，东墙外的一个墓标上写着：“陆军上尉伊藤敏雄之墓”。三里庄附近有几处较大的坟墓，其中有的墓标写着“步兵中尉松原芳雄以下七勇士之墓”，最大的一个写着“××××等五百勇士之墓”。在一个日兵尸体的衣袋里装有其恋人的照片，上署：“昭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写。当年十九岁春。”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要考察台儿庄战役的全部战场遗址是困难的，因为这次战役，中国军队采取了运动战方针，这就使得战场的空间远比单纯的阵地战广阔。限于时间，我们只能主要就台儿庄的阵地战和沿途经行地区作简要的考察。实际上当时实力较强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台儿庄东北数十公里的峰枣山地，拊击牵制正面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与孙连仲部合围聚歼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并对自临沂南下增援濑谷支队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加以阻击，使两股日军未能达

到汇合的预期目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24日至27日，第二十军团在枣庄、峰城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24日夜，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一部奇袭郭里集，歼灭日军近一个大队，并俘虏一个名为上尾一马的少尉。25日夜，第八十五军第四师一部将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攻占四分之三。这一带的战斗部分地牵制了濑谷支队主力对台儿庄日军的增援。31日，第八十五军在台儿庄北部和东北部的马庄、张楼、兰城一带射击日军。与此同时，自临沂南下的坂本支队一部进抵枣庄以东30余公里的向城、邵家庄一带。第五十二军第四师掉头迎击，经过向城、兰陵一带的激战，消灭了大量敌人，并阻止了相距仅30公里的坂本支队和濑谷支队的汇合，为分割歼敌造成了条件。

归途中我们特意绕道经过峄枣东北山区，大致看了第二十军团隐蔽和重点作战的部分地区。这一带山连山、峰接峰，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形确是用武之处。矶谷师团起初相当一段时间未发现这一带有中国军队的大兵团。

五

为了永远纪念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台儿庄战役，缅怀为国捐躯的民族先烈，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枣庄市和台儿庄区政府建造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纪念馆座落在古运河南岸，坐南朝北，与李宗仁将军当年留影的台儿庄火车站遗址隔河相望。1993年4月8日，该馆落成揭幕。馆前广场上树立着程思远先生撰写碑文、张爱萍将军题写碑额的“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向上微翘的主馆阁顶由24根巨柱托起，气势宏伟。38级台阶隐喻台儿庄大战发生于1938年之意。两侧馆体同是正方形的外廊，但具体造形各异，统一协调中富于变化。馆内有四个展室，一个展室陈列参战将士和亲属以及部分书画家、政界人士的书法美术作品。其他三个展室以实物、图片、沙盘模型及音像资料，反映了台儿庄大

战中,敌我双方的战役意图和部署,临沂、滕县战场和台儿庄主战场的激战情况、战绩战果,爱国官兵的英勇事迹,国共两党合作抗敌,各路军队团结御侮,广大民众大力支援配合,日军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暴行,台儿庄大捷在全国和国际上的巨大影响等情况。

主馆后的正在兴建的全景画馆是一穹窿式的建筑,它融声光电画、雕塑于一体。竣工之后,参观者将能产生身临当年台儿庄血战战场的感觉。

台儿庄战役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于外侮英勇捍卫自身独立的精神。台儿庄之战中殉国将士将永远活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书讯 •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

重庆市档案馆编辑(舒福蓉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下册)一书,于1992年7月由档案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入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经济管理统制和财政金融税务等方面的法律条规(对战前颁布、战时仍继续施行的经济法规亦择要辑入)285篇,近120万字,包括经济管理机构的组织章程,战时经济统制办法,财政税收金融条规等。此书将文件分为“中央经济领导机构”,“战时经济动员与对敌经济措施”,“主计、审计”,“财政”,“金融”五章编排。

该书对编入的文件均保持原貌,未作改动。书中对收入的每篇文件均注明所选录的出处。

此书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系统性的资料,对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刊讯)

• 241 •